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
Corpus of Old Uyghur Poetry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主编
Edited by Abdurshid Yakup

巴黎藏回鹘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

Alliterative Prajñāpāramitā Texts
in Old Uyghur Preserved in Paris

热孜娅·努日 著

Raziye Nur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
Corpus of Old Uyghur Poetry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主编
Edited by Abdurishid Yakup

巴黎藏回鹘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

Alliterative Prajñāpāramitā Texts
in Old Uyghur Preserved in Paris

热孜娅·努日 著

Raziye Nur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藏回鹘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 / 热孜娅·努日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2
(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
ISBN 978-7-5325-7624-1

I. ①巴… II. ①热… III. ①回鹘—诗歌研究—中国
②回鹘语—佛教—文献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②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7957 号

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
巴黎藏回鹘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

热孜娅·努日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22,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624-1

K · 2036 定价: 6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研基金和中央民族大学“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统筹资金”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研基金资助出版

前 言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本书是笔者从2009年起用中央民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研经费开展的科学研究项目《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的语文学研究》的成果之一,为笔者主编《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的第四卷。它以巴黎所藏《常啼菩萨求法故事》和《菩萨修行道》这两件般若类韵文体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重新评估、修订国内外关于这两件般若诗研究的既有成果,推出其较完整的校勘本,为国内外学界提供较系统、准确的文献资料和最新的语文学研究成果。

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的最早阶段。德国探险家、语文学家阿勒贝尔多·冯·勒阔克(Albert von Le Coq)在其名著《高昌出土突厥语文献研究》(Manichaica aus Chotcho, I-III)一书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就刊布过一些摩尼教内容回鹘语诗歌。不久,德国著名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威力·邦格(Willi Bang)于1925年发表题为《摩尼教赞美诗》(Manichaeische Hymnen, 载 *Le Muséon* 1925年第38期,第1—55页)的长篇论文,对勒阔克的研究做了重要修改和补充。1947年,土耳其籍鞑靼族著名突厥学家拉施特·拉赫麦特·阿拉特(Reşit Rahmeti Arat)出版喀喇汗王朝时期著名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ūsuf Khāṣṣ Ḥājib)的名著《福乐智慧》(Qutadγu Bilig)的校勘本,为这一诗作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拉特于1965年出版的《古代突厥诗歌》(Eski Türk Şiiri)一书可说是全面研究、刊布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不仅对以往刊布的古突厥语诗歌进行重新研究,而且还首次刊布了数量不少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代维吾尔语韵文,并对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的内容、结构、韵律等做了

很有意义的探讨,把古代突厥语诗歌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古代突厥语诗歌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此后,德国知名突厥学家安娜玛丽·冯·加班(Annemarie von Gabain)、匈牙利著名突厥学家乔治·哈再(Georg Hazai)、土耳其突厥学家西纳斯·特肯(Şinasi Tekin)、土耳其知名突厥学家塔拉特·特肯(Talat Tekin)、俄罗斯突厥学家L. Yu 吐古舍娃(L. Yu Tugusheva)、德国知名突厥学家、回鹘文专家彼得·茨默(Peter Zieme)、日本知名语言学家庄垣内正弘(Masahiro Shōgaito)、德籍土耳其突厥学家塞米赫·铁兹江(Semih Tezcan)、日本西域佛教研究专家百济康义(Kōgi Kudara)、美国突厥学家拉瑞·克拉克(Larry Clark)、罗伯特·丹阔夫(Robert Dankoff)等先后对有关摩尼教、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内容的古代突厥语诗歌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包括一些对民谣、格言等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其中,彼得·茨默教授于1985年出版的《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内容头韵诗》(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 1985)一书可说是阿拉特的上述著作之后出现的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研究的重要语文学专著。该书对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现藏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的六十余首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内容头韵诗进行了较深入的语文学研究,研究刊布了柏林收藏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的大部,其中不乏对以往研究欠缺的佛教内容头韵诗所做的新的译释和校勘研究。1991年,彼得·茨默教授又出版题为《吐鲁番和敦煌出土古代维吾尔语头韵诗研究》(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Budapest 1991)的专著,对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内容头韵诗的内容、结构和韵律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古代维吾尔语头韵诗的专著。随后出版的德国著名突厥学家、阿尔泰学家格尔哈德·焦费尔(Gerhard Doerfer)教授的《古代突厥语诗歌的结构》(Formen der älteren türkischen Lyrik, Szeged 1996)是另一部对古代突厥语诗歌的结构和韵律特点进行全面探讨的重要专著。与茨默教授的专著不同,焦费尔专著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佛教内容的诗歌,涉及各时期突厥诗歌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突厥诗歌的渊源、突厥诗歌的韵律、突厥诗歌的发展等重要问题的讨论。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俄罗斯文学家 I. V. 斯贴壁列娃(I. V. Stebleva)关于一些鄂尔浑碑铭和突厥-鲁尼文《占卜书》的研究成果。在她看来,《噉欲谷碑》、《阙特勤碑》的突厥-鲁尼文部分、《占卜书》等均以诗歌形式写成,主要依据的是排比(详见 Stebleva 1965、1970、1970a、1971、1976、2007),例如《阙特勤碑》东面第 22 行的 *üzä tängri basmasar, asra yer tälinmäsär*“如果上面天不塌,下面大地不裂”,同样东面第 29 行的 *čiryaḡ bodunıḡ bay qıldım, az bodunıḡ üküš qıltım*“我使贫穷的人民富裕起来,使人民由少变多”等,她都作为以排比为基础的诗行来看待(详见 Stebleva 1976, 第 101—107 页)。她也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占卜书》的结构(详见 Stebleva 1995)和《阙特勤碑》、《占卜书》等作品的诗体结构(见 Stebleva 1976, 第 175—203 页)。这些观点在国内也有所介绍,暂不深究。然而,斯贴壁列娃关于喀喇汗王朝时期突厥诗歌的研究在国内很少引起注意。她通过对早期和中世纪突厥语诗歌进行细致的分析,解释突厥诗歌如何在喀喇汗王朝时期转用阿鲁孜体诗歌的原因和过程(详见 Stebleva 1976, 第 139—153 页; Stebleva 2007, 第 145—198 页)。她认为,《福乐智慧》的好多诗行采用音节间的头韵(详见 Stebleva 1976, 第 159—160 页)。她也对《突厥语大辞典》的诗歌进行内容分类。

此外,欧斯曼·菲克里·塞尔特卡亚(Osman Fikri Sertkaya)、彦斯·彼得·劳特(Jens Peter Laut)、瑟玛·巴鲁土楚(Sema Barutçu)等国外学者不断刊布、研究一些新的诗体经文、历史内容韵文、赞美诗、诗体跋文等,将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研究向前推进了不少。

在中国,已故知名突厥学家耿世民教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研究古代维吾尔语诗歌。于 1979 年刊布了《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1980 年与张宝玺一起发表了关于《重修文殊寺碑》回鹘文部分(韵文)的研究成果,1982 年出版《古代维吾尔诗歌》一书,根据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翻译、刊布了一些重要的古代维吾尔语诗歌,并对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的韵律特点作了较全面的概述。哈密提·铁木尔(Hämit Tömür)、伊斯拉菲尔·玉素甫(Israpil Yüsüp)、牛汝极、张铁山、杨富学等学者也研究刊布了部分古代维吾尔语诗

歌,其中包括国外已刊韵文的介绍和译释。与此同时,《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等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重要诗作也先后被译成现代维吾尔文和汉文。在关于维吾尔文学史、哈萨克文学史方面的论著都包括关于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的论述,也有些论著专门研究古代维吾尔语诗歌。其中,专门研究《福乐智慧》的就有多部。然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至今未见有全面整理、刊布古代维吾尔诗歌并对它进行系统的语文学研究的专著出版。

近二十年来,我国考古学者在吐鲁番、敦煌等地不断发现大量新的不同语文文献,为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第一手资料,如20世纪80年代初在柏孜克里克发现的所谓《劝学诗》(见多鲁坤·阚白尔、伊斯拉菲尔·玉素甫1988)、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的叙利亚文文书的行间书写的《三宝的描写》(见Yakup 2002, Zieme 2003)、北区石窟发现的长篇《诗人传》(见彭金章等2004, B128: 18, 图版LXXXVII-XC)等。在各国所藏古代维吾尔语文献当中不断出现一些仍未刊布的诗歌作品,如中国考古文物研究院藏《回鹘文史书残卷》(见Zhang & Zieme 2012)、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速来蛮王赞》(Yakup 1999,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2011)、东京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玉女赞》(百济2001)、圣彼得堡藏《法明赞》(Yakup 2000)等。由于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地点分散、所用语言文字种类繁多,给不熟悉这些语言文字的学者和读者带来很大不便。经过一百多年,西语-中亚语文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取得很大进展,逐渐走向成熟,学术队伍也不断扩大和成长。因此,全面收集、整理古代维吾尔语韵文,对已刊布文献和相关成果从新的角度进行重新评估、对未刊布韵文运用语文学研究的最新方法进行研究 and 刊布不仅成为学术的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这正是我们致力于古代维吾尔语诗歌研究,进而推出《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的主要缘起。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重新评估和新发现文献材料的正确解读既是本系列丛书的重点,又是难点。全面收集整理、研究刊布古代维吾尔语诗歌和韵文,重新评估以往研究成果,并通过新的文献资料来补充、更新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学术界提供全面的、崭新的、准确可靠的语文学研究成果是本系列丛书的主要目标。我们力

求在精读现有成果、批评对待每一解读方法和观点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分析问题,充分体现最新成果和最新方法,通过尽可能多的新材料来更新已有认识。在本系列丛书里,就本书而言,这些着重体现在笔者对《摩尼大赞》、《法明赞》、《玉女赞》等一系列已刊布诗歌的校勘和《西宁王速来蛮赞》、《三宝的描写》等新发现文献的研究和译释;热孜娅·努日博士对《常啼菩萨的故事》的研究包含很多新的读法和新的解释,张铁山教授研究的《史书残卷》、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教授的专著所刊布的敦煌北区石窟出土的《诗人家谱》等则属于至今未刊或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诗歌作品。

以邦格为代表的德国柏林学派在一百多年的研究中不断完善的文献研究方法和日本自20世纪下半叶起兴起的文献语言学是本系列丛书文献释读和文献所见语言现象解释的主要依据。从文献内容的断定到具体文献的转写、翻译、注释,本系列丛书严格遵守文献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力争充分参照国内外已出版的相关论著。

系列专著《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计划编辑七卷,其中,第一至第五卷主要整理、刊布西回鹘汗国时期的回鹘语诗歌作品和韵文并对它作详细的语文学注释。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摩尼教和佛教内容的韵文体文献,也包括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碑文。第六卷主要研究古代维吾尔语民歌和格言,包括喀喇汗王朝时期的古代突厥民歌和格言。第七卷的研究对象为成书于12世纪的哲理诗《真理的入门》(Atabetü'l-Hakayık,汉文也译作《大智之书》),虽然《真理的入门》的现存抄本属于较晚时期,但在了解喀喇汗王朝时期的中亚突厥语文学、文化、宗教思想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下面是各卷的基本情况:

第一卷:《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负责人: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第二卷:《古代维吾尔语诗体故事、诗体忏悔文及诗体碑铭研究》。负责人:张铁山教授。

第三卷:《古代维吾尔语诗体佛经、经夹韵文及诗体跋文研究》。负责人:迪拉娜·斯拉非尔博士。

第四卷:《巴黎藏回鹘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负责人:热孜

娅·努日博士。

第五卷:《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负责人: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教授。

第六卷:《古代维吾尔语民歌和谚语研究》。负责人:热孜娅·努日博士和巴克力·阿不都热西提博士。

第七卷:《突厥语哲理诗“真理的入门”研究》。负责人:艾尔肯·阿热孜副教授。

《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各卷主要由绪论、韵文的转写与汉译、语文学注释、索引四个部分组成。绪论主要对各卷所刊布诗歌的内容、结构、韵律特点和语言特点做简要分析。韵文的转写和汉译部分反映学者们对具体韵文的解读和理解,而语文学注释则体现学者们对韵文内疑难问题的解释和对自已的最新解释与研究的具体交代。索引部分除了通用的分析性音序索引外,力求附语义分类索引。制定语义分类索引的目的是为从其他学科的角度研究古代维吾尔语诗歌或韵文作品的学者提供便利。

本来,本系列丛书理应包括喀喇汗王朝时期的大型诗歌作品《福乐智慧》的校勘本和词汇索引,但由于这一诗作篇幅较长、研究难度和工作量较大,而且其研究任务只靠中央民族大学和在京学者难以在笔者的聘期之内完成,因而没有列入本系列丛书。笔者计划把它作为第二聘期的重点课题进行研究和细心策划,争取在该诗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诞辰一千周年纪念日之前奉献给学术界。

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古代维吾尔语诗歌和韵文大体上比较严格地遵循了韵律,因此,只有以韵文形式翻译这些作品才可以使读者体会到其优美。但是,在译文中体现古代维吾尔语诗歌和韵文的这一特点并不容易。本系列丛书在对古代维吾尔语诗歌和韵文进行汉译时基本采用直译法,力求突出原文的语言、结构和韵文特点。理想的作法可能是在直译之外还提供合乎目的语言习惯的、目的语言的读者能够欣赏的另一种译文。由于国内外西域-中亚语文学界还没有这样做的先例,我们也没敢在这一方面做太大胆尝试。因韵律的要求采用意译或译文在语言风格上与原文有较大出入时,我们尽量在语注部分做了必要的解释。

目 录

前言	i
A. 回鹘文《常啼菩萨的求法故事》	1
导言	1
一、文献概况	1
二、文献的前期研究简述	6
三、研究情况	8
四、文献的语言特点及成书年代	9
五、文献所见汉字及与其相应的突厥语词	16
六、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符号与缩略语	24
原文转写	24
译文	75
注释	114
文献的来源问题	131
B. 《菩萨修行道》中的韵文	173
文献概况	173
原文转写	175

巴黎藏回鹘文诗体般若文献研究

译文	180
注释	183
词汇索引	185
参考文献	242
后记	245

A. 回鹘文《常啼菩萨的求法故事》

导 言

一、文献概况

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回鹘文抄本 Pelliot Ouïgour 4521 包含两个回鹘文佛教文献。其中第一叶至第二十叶讲述《常啼菩萨求法故事》，二十一叶至三十叶为另一佛教内容的文献《菩萨修行道》。首先对该写本的第一个佛教文献《常啼菩萨求法故事》进行研究。

回鹘文《常啼菩萨求法故事》又作《萨陀波伦菩萨和昙无竭菩萨的故事》、《常啼与法上的故事》等，是伯希和 (Paul Pelliot) 在敦煌发现的一部佛教文献。该文献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本编号为 Pelliot Ouïgour 4521，共三十叶，60 面，册子形式，大小为 25 cm × 18 cm，纸质细薄，封皮为厚纸，叶数用汉字书写，每页有 15—19 行，字体为回鹘文草体，其间常杂写汉字。封皮和正文首尾都盖有佛像印记，最后一页和后封皮上盖有大型藏文墨印。写本的抄写时间、地点以及译经人、抄写人、缮写人都不明，根据字体和正字法特点可以确定，该文献抄写于蒙元时代。^{〔1〕}

回鹘文《常啼菩萨求法故事》由 181 段押头韵的四行诗组成，共计 653 行，主要描述萨陀波伦菩萨，也作常啼菩萨 (梵文，回鹘文作 Sadapira urudita)，为了求索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而踏上充满荆棘且可歌可泣的旅程。该文献语言优美，文学价值很高。这段故事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中的一卷，属于比

〔1〕 参见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喻谭(avadāna)类故事。在文献的结尾段落中有这样的字句:

tükädi bo sudur ärdiniñ 大本缘经^[1] tegmä töz tuymış
utpađi tıltaγın sözlämäk taypažaki^[2] bir täginč.
善哉了也(652—653行)

汉译:此经叫做“大本缘经”,即讲述因缘(部分)结束,《大般若经》一卷。善哉了也。

萨陀波伦菩萨是《般若经》所载的一位勤求般若波罗蜜多的在家菩萨,意译常啼菩萨。在汉文佛典中,此菩萨又有多种译名。其中,音译就有萨陀波仑菩萨、萨埵波伦菩萨、萨陀婆仑菩萨、萨刺陀波罗菩萨等多种,意译亦有常悲菩萨、普慈菩萨、常欢喜菩萨等。因得不到般若波罗蜜多经而总是忧愁哭啼,故名曰常啼。

《常啼菩萨的求法故事》讲述佛告其弟子须菩提常啼菩萨如何寻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经过:

常啼菩萨索求般若波罗蜜多(回鹘文作 *piratya p(a) ramit nom* 或 *bilgä bilig p(a) ramit sudur*)时,不吝惜身命及财物,不顾名誉,不求利益,不希恭敬,而一心只求般若波罗蜜多,忽闻空中有声曰:“往东方行,你将会得到智慧波罗蜜多”的声音。听到此话后,他便前往东方,没走多远,他意识到:“我怎么没有问问那声音,需要走多远呢?我根本不知道宣讲智慧波罗蜜多的地方,到底往哪里走!”他失声痛哭,并且暗下决心:未听到智慧波罗蜜多法门之前,我绝不起来。譬如善心母亲有个十分端庄英俊聪明的儿子猝死,她不在乎任何其他事,仅怀念着她的儿子,常啼菩萨也是除了般若波罗蜜多经没有其他的作意。当他这样忧愁啼泣时,一位如来出现在常啼菩萨面前,先赞颂其求法的功德,后对他说:“距离此地五百由旬的地方

[1] Tekin 没能认出“大”字之后的两个汉字,庄垣内正弘提出应读作“本缘”;参见庄垣内“On the content of the story of Sadāprarudita und Dharmodgata Bodhisattva”。神戸市外国语大学研究会,1995. *sudur ärdini* 指《般若波罗蜜多经》;回鹘语 *töz tuymış utpađi tıltaγ* 相当于汉文“本生因缘”。此处,来自梵文的 *utpađi* < *utpāda* 和突厥语 *tıltaγ* 系同义词,表示“因缘”。

[2] *taypažaki* 为汉文“大般若经”之音译。

有一个名为香积(回鹘文 s(u) gandapur < 梵文 Sugandhapura)的城市,五百个七宝装饰的花园围绕着这城市,其城高广,由七宝成就,于其城外周匝皆有七宝所成,此大宝城面各十二踰缮那量,清净宽广,人物炽盛安隐丰乐,水中处处有七宝船,间饰庄严,众所喜见,彼有情类宿业所招,时共乘之泛漾游戏,有五百苑周环大城,苑内有五百池,诸苑池中多有众鸟,音声相和,游戏其中,中有菩萨名为法涌,常为无量百千有情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汝当从彼得闻般若波罗蜜多。”

闻此,常啼菩萨极大欢喜,好像在悬空漂浮一样走着,又这么念:“今我何时见法涌菩萨并能闻到大般若波罗蜜多?”譬如被毒箭射伤者,只想着拔箭的人,更无余想,常啼菩萨也是仅想着法涌菩萨。常啼菩萨如是作念时于一切法中起无障智见,须臾之间入无量三昧门,看到一切十方佛为诸菩萨众宣说清净的般若波罗蜜多。诸如来大声赞扬常啼菩萨,告诉常啼菩萨“立即前往法涌菩萨处,敬重并供养他。法涌菩萨是你的善友。法涌菩萨使你善根成熟,使你得到佛果,获得无量三昧”。

常啼菩萨对法涌菩萨生起了无比的欢喜心、信心和恭敬心。他想:我非常贫穷,无任何资具供养善知识法涌菩萨,所以我应当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所得的资财供养法涌菩萨。从无始轮回以来我曾卖过无数次身,并以贪欲之因,无数次身堕地狱,遭受砍割而虚度,但都不是为了求得这样的正法,也不是为了供养这样的高僧大德。于是他到集市中心高声叫卖:“谁买人?有谁想买人?”但是,因为魔王波旬对常啼菩萨为正法如此苦行生起了嫉妒心,以致无人听到常啼菩萨的声音。他未寻到买主,便到一旁悲伤哭泣,泪水夺眶而出。这时,帝释天王想考验常啼菩萨,于是化为婆罗门的身相,来到他面前说道:“我无需要人,但我要做一次供施,需要人肉、血、骨髓及心脏。”常啼菩萨立即用利刃穿破右手,鲜血喷出,又割下右腿上的精肉,准备到墙角下断开骨骼而取骨髓时,一位商主的女儿从楼上看到了此情景,来到常啼菩萨面前问道:“善男子,您为何这般痛苦地折磨自己呢?”常啼菩萨向她讲述了为了供养法涌菩萨而卖身的经过。她又问:“你这么会做会得到什么功德呢?”常啼菩萨说:“今我如

是舍弃身命,要供养尊敬的法师法涌菩萨及闻到般若波罗蜜多,是为了得到难得的佛果菩提,获得金色的具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的身子,十力、四无所畏、清净智等极好的无量的功德。”长者女听到诸如来如是功德,全身充满欢喜。以敬重心跟菩萨如是说:“你现在不要如是伤害你的身体,你需要的供具我全部给你,我求我父母的允许,跟你一起去恭敬法涌菩萨,我们一起闻般若波罗蜜多经。”此时,帝释天王也显出了自己的真相对常啼菩萨说:“我是帝释天,刚才是为了考验你而来,你需要什么我可以赐予。”常啼菩萨求帝释天给予他无上佛果和般若波罗蜜多经。但天帝释无法满足常啼菩萨之愿,请求常啼菩萨,允许他恢复常啼菩萨因他而受伤的身体。帝释天恢复了常啼菩萨的身体后就不见了。于是,常啼菩萨与商主之女一同去了她父母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取了许多供养的资具,商主的女儿及其五百名侍女一起坐上马车与其父母及其众多随从一同奔赴东方。不久来到了香积城,见到法涌菩萨正为成百上千的眷属宣讲正法。于是与五百名女众随从下了马车,来到法涌菩萨面前。常啼菩萨及五百女众随从向法涌菩萨供养了那些供品,商主之女及其随从发了殊胜菩提心。常啼菩萨问法涌菩萨:“前面见到的诸佛是从何而来,又去何处?”法涌菩萨宣讲了《诸佛无来无去品》之后,从法座上站起回到家中,七年间安住于一等持的禅定中。在此期间,常啼菩萨与五百女众眷属始终未曾睡眠和安坐,仅以站立和行走两种威仪度日,一心期盼着法涌菩萨出定宣讲正法。

七年即将过去之时,诸天人告常啼菩萨:“现还有七天,法涌菩萨将出定宣讲正法。”于是他与五百女众眷属一起去法涌菩萨将要传法之处,在一由旬以内的地方进行洒扫,为了不起灰尘,首先需洒水,魔王波旬使所有的水都不见了。常啼菩萨便刺破自己身体的所有脉管,用鲜血洒地压尘,商主之女与五百眷属都刺破各自身体所有的脉管来洒血压尘。天帝释也赶来拥护他们,以神通力,变常啼菩萨等所流出的血为旃檀香水,使所洒之地绕座四溢奇香。天帝释走来向常啼菩萨恭敬赞叹说道:“大士!精勤勇猛,不可思议,爱重求法,净修梵行,定得菩提!”

法涌菩萨从三昧定中安祥而起,出宫后升上七宝师子座。常啼

菩萨率领着属们,持着香花等供品进行礼拜后,退坐一面。法涌菩萨如是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切法平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平等。一切法不动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动。一切法一味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一味。大海水无边无际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无际。如太虚空无分别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分别。受、想、行、识等诸法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法涌菩萨如是详尽地解说般若波罗蜜多经。那时,常啼菩萨即于座前得六十亿三摩地门,实时现见十方恒河沙数等世界诸如来向菩萨摩诃萨众皆以是文字章句相貌,说般若波罗蜜多经。故事以此结束。

著名的佛学家孔泽(Edward Conze)在其《八千颂般若经的结构》一文中指出梵文《八千颂般若经》30、31和32章的第一页讲述常啼菩萨的故事。孔泽断定整个《萨陀波伦菩萨品》“乃后出的因缘谭(avadāna),是在《八千颂般若经》的众多学说相当明确得到定型表述好几个世纪之后,才被添加进去的”。^[1]他提出该故事跟基督教《圣约翰启示录》(revelation of St. John)惊人的相似,并认为二者可能有相同的来源。《常啼菩萨的故事》还有汉文、藏文、蒙文译本。

《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空宗的主要经典,也是大乘佛教中形成最早的一类经典,由般若部的众多经典汇编而成。《般若波罗蜜》的字面意思是“通过智慧到达彼岸”,这里的“智慧”指成佛所具备的智慧,具体指《般若经》所讲的全部教义及对这些教义的认识。“彼岸”指佛的境界。《般若经》讲菩萨修行达到成佛解脱的全部过程,既有具体的修行规定,又有细致的理论阐述。究其理论核心而言,是论述包括人在内的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假不真实的,只有运用般若智慧去认识和善待一切,才能把握真理。根据这种特定的理论去实践,最终可以达到觉悟和解脱。

现存的回鹘文献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写本比较少见,该文献中出现的 *taypažaki* (源于汉文《大般若经》之音译)证明了此经回鹘文译本确实存在。在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有册子式的回鹘文

[1] Conze 1952,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4. 2; 251-262.